

#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底蕴

■陆振兴

## 经典重读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历史学习研究。他的诗词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主要表现在高度的历史自觉、坚定的历史自信和伟大的历史主动3个方面。

—

毛泽东诗词颂扬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1964年春,毛泽东写下《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跷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首词从人类的出现写起,写了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写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决定性作用。诗人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全面考察和深刻审视,痛斥旧时代的血腥、苦难和罪恶,强调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此基础上,诗人饱蘸笔墨,写下“歌未竟,东方白”,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礼赞中国人民成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贺新郎·读史》这首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历史和中国的科学认识,在诗词天地里,扫清了唯心史观的迷雾,开辟了一座光芒万丈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碑。

—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这种坚定的历史自信,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意图（中国画，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作

诗词创作中,印证在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豪迈征途上。

1956年,毛泽东视察武汉。5月31日上午,在长江船上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随后横渡长江。目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诗人激情澎湃,挥笔写下《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鼓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不怕风吹浪打、不畏艰难险阻建设新中国而谱写的一曲颂歌,表达着对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自信。它向全世界宣告,黑暗的旧社会已如逝去的江水成为过去,中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扬帆万里,大展宏图,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国家新社会。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一江分割南北的历史就要被“天堑变通途”所取代。万里长江上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凡此种种,中国人民必将以惊天动地的壮举,谱写出生灿烂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篇章。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经过的报道。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的7月1日清晨,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诗人对千百年来血吸虫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痛心疾首,感叹人们对瘟神横行的无可奈何: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薅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第二首,诗人笔锋一转,深情描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形象: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人坚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像消灭血吸虫那样,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

三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三)》,文中写道:“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

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他强调,“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始终贯彻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也洋溢在毛泽东诗词的字里行间。

1928年8月30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去湖南桂东之际,以4个团的兵力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留守的红军不足1个营,他们在井冈山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备战,奋勇抵抗,击溃了敌军,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捷报传来,毛泽东感到莫大的欣慰和自豪,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将井冈山军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历史主动精神和不畏强敌的英雄形象,写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中: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这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心潮激荡,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用这首诗,纪念南京解放,庆祝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他用这首诗,激励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和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

1963年1月9日,为反击国际反华势力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写下《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的上半阕,以“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表达了对反华势力威胁、遏制和挑衅新中国的极端蔑视。下半阕,诗人写下“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捍卫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庄严宣告,也是对中国人民志气能力和勇于战胜一切反动派的英雄气概的集中表达。

深厚的历史底蕴,为毛泽东诗词增添了鲜明的历史厚重感和精神感召力。它不仅在一个方面凸显了毛泽东诗词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分量,也是毛泽东诗词成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伟大史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 艰苦创业的青春之歌

——读长篇小说《雪菊花》

■高志马娇

## 创作心语

■杨春风



是什么让于敏院士如此义无反顾?当时的中国又为什么要启动核事业?我觉得要写好于敏和氢弹,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因此,我在写作《于敏和氢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这本书前期,拓展了史料研读的范畴。我挖掘了人类对原子核的认知历程、核武器的萌芽、德美苏等国对核武器的最初研发等政府。了解过这些,我又将视野放回当时的中国,深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国防科技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及我国当年所面对的国际局势。

这样一番求索下来,我在《于敏和氢弹》中就没有“就中国写中国”,而是纵向梳理了核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源起与迭代,横向铺陈了冷战背景下大国之间的核博弈,将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过程放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中观察。这样的叙事框架实现了我的一大心愿,使我能够在这本书中解释清楚时代压力来自何处,使我国在1955年启动核事业的原因变得具体可感,也让我们能清楚看到于敏所承担的使命,以及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我觉得这是讲述于敏为国铸盾的叙事根基。

写作过程中,我没有止步于于敏对氢弹原理的突破,而是以他的工作为原点上

下延展。我对氢弹研制工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从铀矿勘探等上游环节,到产品化、热试验等下游工程,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读者。这种方式,能让读者更清晰地看见氢弹研制的过程,也以此更准确还原了于敏理论设计工作的历史坐标。在此过程中,奋斗在我国核工业战线的诸多科技人员的身影和贡献也得以呈现。

我在《于敏和氢弹》中使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这种方式能把我在史料研读、实地走访过程中的一些感受与体悟放进文本里,引导读者更顺畅地代入那段峥嵘岁月,走进于敏的内心世界。不过,尽管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写作依然是克制的,非必要不介入。“我”的在场,唯求让厚重的历史更易被今天的读者所感知,所共情。对这样一部书写国之重器、科学家真实人生的报告文学而言,保持科学的“筋骨”是一个底线。

其实,当我把史料读透,走进那段岁月,并将人物所经历的处境、挣扎与取舍如实呈现的时候,那些隐藏在历史与科技背后的人的情感就会自然浮现。比如,于敏和他的同事们所曾承受的氢弹原理迟迟不得突破的煎熬,于敏在氢弹成功爆炸之际所感受到的“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的情境等,本身都是非常“文学”的。事实本身自带文学张力。

写作《于敏和氢弹》,对我而言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我深深感动于国家决策者的高瞻远瞩与意志;深深感动于以于敏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他们以滚烫的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让我们认识到个人才华的最高价值是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因此,我由衷期待《于敏和氢弹》能够有助于“两弹一星”精神、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使之被更多人理解、铭记与传承。

## 作品读评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中央“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号召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选择进疆参与屯垦戍边建设。作家孔立文的长篇小说《雪菊花》(作家出版社)以“八千湘女上天山”为叙事背景,再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边疆奋斗史,奏响一代戍边人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的青春之歌。

小说以“湘女”林芳华的个人成长历程与数十万解放军铸剑为犁、稳边兴疆的历史事件为主线,将个人命运放置于时代变迁中,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呈现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壮阔征程。小说主人公林芳华以高昂的热情投身边疆建设当中,展示出智慧泼辣、勤劳肯干的女性形象。

在轰轰烈烈的参军浪潮中,稚嫩无畏的林芳华踏上新疆这片土地,最初的水土不服很快被火热劳动氛围取代。林芳华在一次劳动竞赛中汲取力量,在拖拉机技能培训中飞速成长。她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修筑达坂公路任务中,林芳华担任爆破手一职,因极度紧张导致未能及时撤离,在

雪崩中险些丧生;在任职司务长期间,为改善连队伙食,林芳华独自前往后山采摘荠菜,途中突遇狼群,经战士们营救才成功脱险。

林芳华是万千“湘女”的一个缩影。她们坚守在边疆建设的一线岗位上,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发挥独属于她们的价值。小说对林芳华这一角色的情感认同背后,是对同林芳华一样千千万万“湘女”奉献精神的赞颂。

作为文学意象,“雪菊花”是作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统一体,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及情感内涵。生长在边疆艰苦环境中的雪菊挺立风中,肆意绽放,有着顽强生命力。这些特性与在艰苦条件下开发建设新疆的建设者们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象征着建设者们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与迎难而上的乐观态度,是小说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变迁的重要意象。

《雪菊花》展现了各族儿女为建设边疆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小说中的初代建设者以坚韧的意志兴修水利、修筑公路、开荒造田、开办学校,完成了开发建设新疆的使命。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了携手共进、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传承和弘扬了中华儿女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爱国主义情怀。



## 军事文艺史话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每当《游击队之歌》响起,总会让人豪情满怀。这首歌曲是怎样诞生的?让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的文字,回望那“降临了奇迹”的一夜,品味那一代文艺工作者的风骨。

——编者

在这里,我必须记下隆重、庄严而又颤动心灵的一个夜晚和一个清晨。

那是我们在115师巡回演出的时候,汾河一带已经大雪纷飞。忽然得到一个消息,明天将要有一支部队出发到山东去创建根据地了。我们用什么来欢送这支远征的英雄部队呢?我们难道只能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或者“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些人们都已经熟知的歌子,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一支新的歌献给远征的人们呢?于是决定要作一首新的歌子,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贺绿汀头上。

我和贺绿汀住在一间农舍里,农人家在外间屋火灶里烧火做饭,把我们住的屋子熏得十分暖和。农人家早就睡下了,于是这间屋子里十分寂静。在火炕上,贺绿汀在一只小炕桌上工作,我就蜷卧在他的身后睡眠。那一夜,茫茫风雪不断吹拂在糊窗纸上,发出萧萧瑟瑟的声音,我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似乎听到汾河上的冰冻清脆而寒冷的响声……我想着明天这大军的远征军就将在冰天雪地之间踏出一行黑色的蜿蜒曲折的足迹,一直迤迤向风雪迷茫的无尽之处……我睡着了,但是,那一夜我醒来几次——我看见一团红蒙蒙的烛光照耀在贺绿汀那清瘦、肃穆的面孔上,他在默默地沉思,而后又动手在纸上写了起来……我又一夜醒来是清醒的,那应该已经是下半夜了,屋中的热气似乎已经消失尽,而风雪又把冷气从窗棂上吹了进来,我看看贺绿汀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我觉得他的整个生命完全沉浸在忘我境界之中。当作烛台用的瓷盘里,已经淤积凝冻了一大堆红色的蜡烛油脂。在我睡着的时候,我想他已换了几次蜡烛了,新的油脂还像他自己的透明的血泪一样流下来,在那儿莹莹闪光。我一生中交了不少画家、作家、音乐家朋友,但我能把我的幻想、我的梦想、我的生命和他的神圣的创作在共同的一个空间、时间之内融合在一起的,却只有这一夜,这一次——茨威格在记叙《马赛曲》诞生的那一夜,曾经讲道:“即便是一夜之间奇迹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人——鲁热、德·利勒也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料想到自己在那一夜里像一个梦游者似的在偶然降临的神明的指引下创造了什么……于是,这歌声像雪崩似的扩散开去,势不可挡……当这些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的队形冲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赛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

我不能描叙贺绿汀这一夜内心神奇复杂的各种活动。但直至今天,我还不能不为我和他共同经历了一个奇迹降临之夜而心情激动。那一夜,我觉得贺绿汀一直都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忘我之中。我最后一次醒来已是黎明,一派澄澄的青蓝曙色透入纸窗。贺绿汀还依然坐在那长长的跳荡的烛焰下面。这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容颜是那样完美、那样神圣。这种全身心、全生命沉浸其中的创造,使我懂得创造一首打开亿万人心灵之窗的歌子,和上帝在创世纪中创造宇宙万物一样的伟大。

但直至今天,我还不能不为我和他共同经历了一个奇迹降临之夜而心情激动。

那一夜,我觉得贺绿汀一直都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忘我之中。

我最后一次醒来已是黎明,一派澄澄的青蓝曙色透入纸窗。

贺绿汀还依然坐在那长长的跳荡的烛焰下面。

这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容颜是那样完美、那样神圣。

这种全身心、全生命沉浸其中的创造,使我懂得创造一首打开亿万人心灵之窗的歌子,和上帝在创世纪中创造宇宙万物一样的伟大。

但直至今天,我还不能不为我和他共同经历了一个奇迹降临之夜而心情激动。

那一夜,我觉得贺绿汀一直都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忘我之中。

我最后一次醒来已是黎明,一派澄澄的青蓝曙色透入纸窗。

贺绿汀还依然坐在那长长的跳荡的烛焰下面。

这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容颜是那样完美、那样神圣。

这种全身心、全生命沉浸其中的创造,使我懂得创造一首打开亿万人心灵之窗的歌子,和上帝在创世纪中创造宇宙万物一样的伟大。

但直至今天,我还不能不为我和他共同经历了一个奇迹降临之夜而心情激动。

那一夜,我觉得贺绿汀一直都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忘我之中。

我最后一次醒来已是黎明,一派澄澄的青蓝曙色透入纸窗。

贺绿汀还依然坐在那长长的跳荡的烛焰下面。

这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容颜是那样完美、那样神圣。

这种全身心、全生命沉浸其中的创造,使我懂得创造一首打开亿万人心灵之窗的歌子,和上帝在创世纪中创造宇宙万物一样的伟大。

但直至今天,我还不能不为我和他共同经历了一个奇迹降临之夜而心情激动。

## 汾河风雪夜

■刘白羽

宙和人间一样的伟大。

今天,当我想到几十年前汾河上这一个风雪茫茫的夜晚,我就更加体会、理解了,这一支歌曲的诞生是血与火的燃烧,这位作曲家把他的鲜血与生命完全融进这个作品之中,从而使这首歌在亿万人民心灵中得到回响。两年以前,我听到一首英国的民间歌曲,从里面我发现了和《游击队之歌》的音阶和韵律相仿之处,我想也许贺绿汀在不知不觉中会受到一首英国歌曲的启发和示意,但在中国血与火的抗日战争生活源流的浇灌之下,这已经是一次完全崭新的创作了。

天明以后,我们第一队全体队员学唱了这首歌子。

大风的呼啸越来越猛,大雪的旋卷越来越烈,就在这风雪交加之下,我们全队人站在村口,每人手里拿着一张乐谱和歌词,眼看着一支雄壮威武的队列走过我们面前,我们高声唱起: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

在队伍的前面,有一个充满青春蓬勃之气、十分活跃的指挥员。他向部队回转身去,带领部队震天撼地地呼出口号,我永远记得这口号和歌声融为一体是多么生动、感人,这位指挥员就是肖华。他那紧紧扎着灰色棉军衣的皮带上,佩带着一支小小的手枪,他的背影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之中。正是他把这支《游击队之歌》带到敌人后方去,而后这歌声果然就像燃起一场大火,一下响彻人间。多少人唱着它挺起刺刀,多少人唱着它冲入战火,多少人扶着垂危的烈士听他口里还响着这支歌子颤抖的微声,而后悄然泪下,奋然跃起,旋风一样杀向敌人。

创造《马赛曲》的作者是位年轻的上尉,而《游击队之歌》的作者是一位音乐家,但他们同样是在一夜之间,创造了人世间美好的永远流传的歌曲。这一夜的确降临了奇迹。

(本文节选自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中国言实出版社)

## 长征

第6764期



品画 战争年代(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广廷渤作

这幅画创作于1983年。画面中的老大娘头发花白,穿着破烂的棉衣,正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身后灶台上坐起一双双军鞋。这是一幅聚焦普通百姓支前故事的写实油画,刻画了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踊跃支援前线的动人图景。作品笔触扎实克制,色调沉稳厚重,人物塑造朴实自然,用生活化场景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刘佳霖辑)